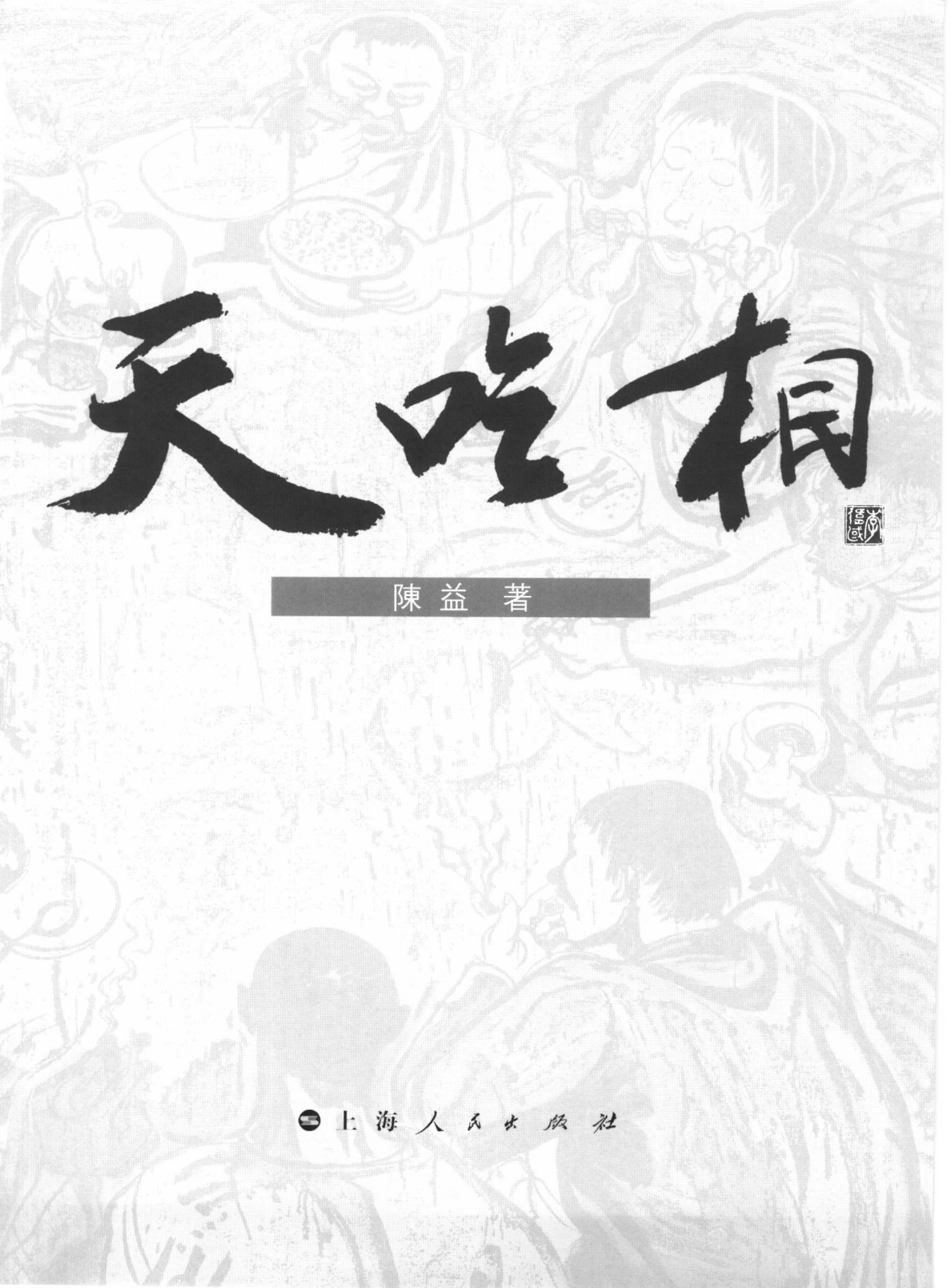




天吃相

陈益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tailed, light-colored illustration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style. It depicts several figures in a domestic setting, engaged in eating. In the upper left, a man is shown eating from a bowl. To his right, a woman is also eating. Below them, another figure is visible. The style is expressive, with visible brushstrokes and a focus on the act of eating. The overall tone is warm and nostalgic.

天吃相



陳益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天吃相/陈益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7041 - 7

I. 天...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62710 号

天 吃 相

陈 益 著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314,000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4,250

ISBN 978 - 7 - 208 - 07041 - 7/I·422

定价 28.00 元

封面题字 李伟国
责任编辑 赵 亮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技术编辑 伍贻晴

封面底图 张恩利
插 图 王 俭
装帧设计 杨德鸿
杨 悦



作者简介： 陈益，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苏州市作家协会散文分会副会长。已著有散文集《我的先祖是蚩尤》、《十八双鞋》、《欲望漫思录》、《水巷里的浮雕》、《如花似玉的江南》、《寻梦六百年》、《周庄》等三十余种，作品曾多次在国内各类文学评奖中获奖，并在海外出版、译介。《天吃相》是作者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目 录

002	花酒
014	蓝山咖啡
026	福满楼
041	麒麟纹
054	稻香街
069	汨脚猪
089	麻辣烫
108	三虾豆腐
123	A1 地块
140	沸腾鱼片
158	碧云楼
184	翡翠苑
200	祸起“萧墙”
224	食色性也
236	肥肺汤
253	单身女子俱乐部
268	老板，吃了吗
284	望湖亭
298	百鱼宴

花 酒



下班的路上，手机响了。一看显示的号码，凌非顿时想起今晚是有饭局的，而且是很意思的饭局，嘿，怎么会忘了！他立即让的士司机转过头，开往福满楼饭店。那篇被主编无端延搁的稿件带来的烦恼，顷刻间丢在了脑后。

福满楼，是一家百年老店，位于东江市中心热闹地段清衣街。很多人喜欢把有些档次的宴席放在那儿。

摆设着仿红木家具的包间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凌非来得并不是最晚的，按照约定，还有两位客人没有到。坐在正中的黄也秋，脸上一派老板的神采，说道：

“小凌快来摸纸团，看今天你跟谁配对，还是‘鱼尾狮’吗？”

凌非一边脱下西装，叫服务小姐挂起来，一边笑道：“只怕新加坡老板要吃醋呀！”

“吃醋，还吃药呢！”“鱼尾狮”刘雅娟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打你手机为什么不接？想省几毛钱呀？对不起，你得罚款！”

“东风吹，战鼓擂，老婆不在谁怕谁！罚吧——你说罚什么？”

“你觉得应该罚什么？”

凌非想了想，笑着说：“那……罚一个段子，怎么样？”

不等回答，他便信口讲了一个网络上看来段子。一公一母两只乌龟约会，告别时讲好明天早晨在原地再碰头。第二天清早，公乌龟提前来到了约会地点，一看，母乌龟早就肚皮朝天等在那儿了。公乌龟十分奇怪，说你怎么来得这么早呀。母乌龟说：“你昨天忘了把我翻过来，我一直在这里没走啊！”

话音未落，已是哄堂大笑。谁都听出了故事里蕴含的调情意味。

他们这个圈子，常常会在一起聚会，不知什么时候起形成了一个惯例，一桌人五男五女，各有五个纸团，抓到号码相同的就结成临时夫妻。老公和老婆合伙喝一瓶葡萄酒，或者喝三瓶啤酒，这算作一轮，先喝完的仍然以同类酒奖励。直到大家都觉得喝不下去，或者是有人喝醉了为止。上个星期凌非与“鱼尾狮”的合作，堪称最佳拍档，不仅在酒席上喝得畅快，饭后跳舞时他们仍配合默契。临别时“鱼尾狮”简直有些情意绵绵了。凌非事后才听说这个在新加坡企业当白领的女人，离婚已经好几年了，有一个儿子跟她，刚刚读小学二年级。他微微吃了一惊，自己也算见多识广，却没有看出，还以为她待字闺中呢。

身材丰满的米芝风风火火地裁了纸片，写上号码。她是民营企业银湖集团的总经理，很能干，也很泼辣。这些年，无数台湾商人看中了东江这片风水宝地，唱着那首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跨过海峡，沾亲带故蜂拥而来，有不少人投资IT产业，开设生产电脑元器件、线路板、显示器乃至安装整机的工厂。她创办的包装材料厂，瞄准了台资企业，为他们配套，业务忙得简直来不及做。与此同时，又投资兼营宾馆、夜总会、房地产等等。在别人的眼里，她的情绪和口袋始终都是饱满的。谁也弄不清楚她究竟拥有多少资产。

大家依此抓阄。没想到，抓阄的结果居然和上次相差无几。米芝与黄也秋配对，“鱼尾狮”刘雅娟与凌非配对，另外两对也各得其所。

恰好在这时，宋海阳和小裴一前一后进来了。剩下的两个阄也不用他们抓了，顺理成章地配成一对。男和女依次夹花坐着，用黄也秋的话来说，叫做男女搭配，喝酒不醉。



“开始吧，老公！”米芝夸张地用手肘碰碰黄也秋。

“好啊，老婆，第一杯该怎么喝？”黄也秋一双眼眯缝着，胖胖的脸上全是诡谲的笑容，“交杯酒喝不喝呢？”

“喝，怎么不喝！”常常周旋在男人中间的米芝，似乎像个男人似的豪爽，“我们先做示范，接下来一对一对地喝！”

凌非饶有兴趣地注视着她，心想这个三十岁刚出头的女人真不简单。这么年轻就拥有不小的产业，日子过得很滋润，好像忧愁两字永远与她没有关联。

已经忘记了自己是怎么介入这个圈子的，也许是黄也秋的缘故吧。前些年，黄也秋担任经理的房产公司始终沉沉浮浮，谈不上什么业绩，后来以零资产转制，所有的债权债务全都归他。谁知道，在短短的三年中，他靠着手里囤积的几片土地，抓准时机，开发出几处房产，既有适合外资企业白领居住的精品楼盘，又有提供给外来打工者的廉价住宅区，居然一跃而成为同行中的翘楚。当人们感觉察出他的心计，纷纷仿效，却怎么也无法追上他。

黄也秋这个在风浪中打过滚的聪明人，自然懂得舆论的作用，结识凌非对自己有百利而无一害。凌非也听说业界对他颇多传闻，但佩服他很善于抓住机遇。前几年，有个单位在城郊结合部买下了几十公顷土地，迟迟无力开发，眼看长了一人高的茅草，国土局发出了最后通牒，再不开发就要收归国有了。黄也秋悄悄调查了一番，知道那个单位经营上有很大的失误，只盼着把这片土地转让了，换得一笔资金救急。他故意拖延，钓了一段时间的鱼，终于把价格压得很低，盘下了土地。果然，随着城廓的迅速扩大，这片原本冷落的地段几乎在一夜之间热闹起来，地价的升溢利润高得连黄也秋自己都不相信。

不过，也有人说，老奸巨猾的黄也秋百密一疏，除了房地产，还有饭店和商业方面其他投资，却经营不善，亏损了很多，不得不收缩阵线。究竟是不是有人因为嫉妒而对他恶意攻击，凌非不得而知，这也不是他应该关心的。

酒真是好东西，只要一杯下肚，酡红上了双颊，话语就滔滔不绝了。即使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也迅速架起了一条了解的桥梁。他们这群人，其实彼此之间并不十分了解，也不需要十分了解。但是在酒席上说话很随便，借着酒意带一些不黄不白的“颜色”，更加增添肆意的笑声。一开始凌非不习惯，觉得那几位女士未免太放纵了，开口闭口老公，甚至第三条腿之类的话语也脱口而

出。可是渐渐地他也适应了。都是来寻开心的，坐在酒席上想怎样游戏都无妨，一出了门，就什么都不算了。尤其是知道了她们中间不仅“鱼尾狮”，还有几位联系密切的人也是单身贵族后，他明白，她们完全是以一种游戏的心态，来喝“花酒”的，根本不会当真。何况，谁“花”谁还说不清楚呢。

宋海阳坐下后，点了一条石斑鱼，而且讲明要一斤半以下的东星斑。他是福满楼的上司和常客，知道近来这家饭店哪种菜最名贵，也最合口味。随即又招手说：

“小姐，再来三瓶克罗娜！”

克罗娜是一种来自墨西哥的小瓶啤酒，在饭店里的价格，起码是青岛啤酒的五倍。显然，他是为坐在身边的小裴点的。身材娇小匀称，口齿伶俐的川妹子小裴，善于与台湾老板们周旋，火辣辣的性格，却不擅长喝酒，即使是三瓶克罗娜，也至少要让宋海阳帮忙喝掉一半，对于“三种全会”的宋海阳来说，那是当仁不让的。他很喜欢看见小裴娇媚地央求自己帮忙喝酒的样子。

当了十来年的商业局局长，餐饮业在他管辖之下，宋海阳自然而然地成了美食家。凌非刚当记者时，经常在东江最豪华的宾馆、酒楼、夜总会或咖啡厅里见到他潇洒的身影，所以也最早与他结识。以记者的目光看，这位局长的形象是很领这个开放城市之风骚的。比如他的服饰，自下而上或自上而下，是清一色的名牌，POLO、曼哈顿、皮尔卡丹，或者是PLAYBOY，从来不会相互交错。手里的皮包常常随之更换。当然他的“坐骑”别克君威也毫不逊色——如果不是廉政办公室有规定，像他这样级别的干部，公务车的排气量限制在二点二以下，或许他会换一辆高档进口车的。懂得品位，是他给人的第一印象。至于头发，永远修饰得恰到好处，因为过分紊乱或过分呆板都不能体现潇洒。犹如男士使用的古龙香水，大致定位在余音绕梁的状态为最佳。

但这毕竟太表面。应该与他继续交往，看看他究竟如何潇洒。在公众场合，他很能因擅长谈吐成为潇洒一族的核心。而且往往是别人已醉态可掬，他依然脸不改色。酒席上侃侃而谈的永远是他，从北京的士司机刚刚流传的俏皮话顺口溜，聊到本地政要的绯闻轶事；从美国总统所坐的“空军一号”，聊到麦当娜内裤的颜色。

这正是黄也秋他们喜欢请他一起喝花酒的重要原因。

此刻，他正在讲一个刚刚在东江流传的故事。

“说的是有一天，有三个人来到银湾湖畔。他们中间，一个是韩国人，一个是台湾人，一个是东江本地人。韩国人说，我们韩国最多的就是手机，三星、LG，都是世界大品牌。说罢，他掏出口袋里的手机，就往银湾湖里一扔。台湾人说，在我们台湾，最多的是电脑，全球八大笔记本电脑生产厂家，几乎都在台湾。说完，他把手里的笔记本电脑往湖里一扔。东江人听他们这么一讲，沉默片刻，也没说什么，伸出手来，使劲朝韩国人和台湾人身上一推，噗咚，两个人都掉到了湖里。东江人哈哈大笑说，我们东江也有值得一提的，这里多的就是韩国人和台湾人！……”

话音刚落，大家已笑成一片。

确实，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迁入，随时都可能在宾馆饭店和咖啡厅遇见韩国人、台湾人，乃至碧眼金发的欧美客商。这，给东江的城市风貌涂抹上了一层移民文化色彩，原本的单纯、素雅和简朴的生活方式要么渐渐退让，要么与之相融。

凌非原本对花酒一词也感到异样。但事后想想，这完全是与老公老婆随便乱叫相对应的。在这个松散型的俱乐部里，人们每天花天酒地根本就不在乎。对他们而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情调之间也。他们缺的不是钱，而是情调。所有的情调，却首先是建立在热闹的基础之上的。一热闹，什么禁忌都可以打破，精彩也就冒出来了。

凌非并不笨。他明白，所谓大款，其实就是能够获得大笔大笔的贷款的人。如果银行断了黄也秋的后路，他只能跳长江。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常常请客所花的钱，其实是银行垫支的，然后分摊在大大小小的客户头上。黄也秋很能玩钱的游戏。这个年月，金钱的作用几近于钥匙，有了钱就等于有了钥匙，哪扇门不能打开呢？

对于宋海阳，凌非心里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宋海阳喝酒与其他人不同，并不真的是来凑热闹，而是来寻找一种感觉，一种在会议室、办公室和轿车里找不到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呢？或许是那种居高临下、率性而为、毫无顾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只有他领导别人，而别人不能领导他的感觉。在同一个岗位上呆了十多年，并且还没有任何升迁的机会，不疲沓才

怪呢。

相处久了，却发现宋海阳习惯于用潇洒掩盖着他的烦恼。譬如说，儿子的教育问题就让他很郁闷。在某种程度上，儿子比他更加潇洒。读高中时，身边的小本本上便有好几个女同学家的电话号码。星期天躲在房间里能偷偷地打半天电话。高考时，离本二线还差十六分，花了好几万元，才算进了一所大学读营销。这样的专业，好比餐桌上的一盆番茄炒蛋，哪个饭店都有，不能比这更大路货了。据说，宋海阳意识到读这个专业将来难以找到理想的工作，正通过中介，把儿子弄到新西兰去留学。自然，这要让他拿出更多的投资。

此刻，酒犹如火焰一般点燃了每个人脸上的神采，也点燃了包间内的热烈气氛，容不得凌非往深处思考。

“鱼尾狮”放在小包里的手机突然响了。她看了看号码，迟疑了一下，赶快跑到外面去接电话。过了好长一会，她才进来。凌非注意观察她的神色，发现她颇有些失望和愤然。

米芝轻声说：“怎么，是他？”

“讲好的事情，又迟迟疑疑了。他这个人简直是……咳，不说了！不说了！”“鱼尾狮”忙端起酒杯，竭力掩饰自己的不愉快，“来，我们喝酒！先干为敬！……”

“不要着急。”米芝附在耳边劝她道，“雅娟，这种事情是急不得的，他那头要解决掉，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不少麻烦要处理呢。你就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罢。”

“鱼尾狮”显得分外洒脱：

“什么耐心等待，你是知道的，已经拖了多少时间？！反正强扭的瓜不甜。天底下男人多的是……算了，来，我们只管喝酒！”

凌非听见了她们之间的对话，尽管不清楚那个“他”究竟是谁。在外来移民越来越多，消费越来越疯狂的东江市，尽管在中学生的作文里被描写成“日新月异”，尽管马路每年在拓宽，楼房每天在升高，可是人们交往的空间仍然很小，小到几乎没有相互不认识的人，也就几乎没有隔夜的秘密。据说那个男人是有妻室的，年龄至少要比“鱼尾狮”大一轮，他们之间交往的时间也很久了。在这个圈子里谁的秘密都瞒不住，米芝曾透露，刘雅娟正逼着他着手“资

产重组”呢。可是一旦涉及实质性问题，“他”就犹豫不决了，惟恐弄得满城风雨。也难怪呀，“他”是一个有身份的人，必须考虑得很周全。

一杯酒刚刚下肚，手机又响了。

米芝伸手想帮她接，“鱼尾狮”却摇摇头，也不避开大家，轻声与对方讲了起来。原来是儿子的电话，她连连安慰道：

“宁宁，妈妈很快就回家了，你先看一会电视，累了你就先睡觉，好吗？妈妈给你买的蛋糕你吃了吗？宁宁，明天妈妈一定陪你去买游戏卡，最新最新的游戏卡……”

在与儿子讲话的时候，她的嗓音那么柔和，眼神也变得非常温顺，跟刚才的样子截然不同。

凌非不由想，难怪鲁迅说，女人的身上一半是母性，一半是女儿性，而妻性是不自然的。

关上手机，“鱼尾狮”又恢复了气忿忿的样子，端起斟满葡萄酒的高脚杯，与凌非碰了一下，像倒进嘴里去似的，咕咕地喝了个精光。

“哎，雅娟，”凌非忙说，“你……你少一点！要喝醉的！”

“醉？我现在要的就是醉的感觉，只怕不醉呢！”

米芝笑道：“到底是自家老公，很懂得疼爱人呀！”

“哦，你是嫌你的老公不懂得疼爱吧？”黄也秋故作肉麻地说，“来来，让我好好地疼爱疼爱你！”

说着，他挑了一块石斑鱼的肚档肉，刚放在她的盘子里，又觉得不妥，随即递到了她的嘴边。米芝张开嘴，舒舒坦坦地让他喂了一次。于是满屋子的人都拍着巴掌起哄了：

“嗨，嗨，嗨！……”

凌非笑了，心想真的是花酒了。如果总编晓得我在外面这样，他不公开批评才怪呢。那个唯唯诺诺的冬烘先生，只要一听说上面有谁对某个版面说些看法，就吓得神经衰弱，整夜睡不着觉。可是对记者、编辑，却苛严得不近人情，谁要是上班迟到五分钟，都会被记录在案，并以扣发奖金来威胁。他根本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加入WTO，意味着哪儿的开放度都将大大增加。编辑部八点钟上班，是没错，可有真正价值的新闻也许正发生在这一刻，你说记

者应该来报社上班，还是出去采访？半路上采访难道不算是上班？

显然是为了转移目标，黄也秋向凌非敬了一杯酒，说道：

“谢谢你，小凌，为我们公司妙笔生花，近来楼盘销售势头很旺，不管是高档的威尼斯花园，还是中档的银星花园，都比较理想。这里有你不小的功劳啊！”

米芝似乎跟得很紧，妇随夫唱般地把酒杯举了过来：

“谢谢小凌，以后你也要多关心我们公司哪！”

“哪里哪里！”凌非忙说，“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写几篇小文章，也是应该的。再说，你们这几年确实成绩斐然呀！什么时候我有钱了，找你们买房子，不也要请你们优惠？”

“当然，你来嘛，一句话！”

以前凌非为黄也秋写过一些消息稿，豆腐干而已。最近写的那一篇，倒是很想写大，至少要在本市范围内造成影响。他认真动了一番脑筋，既不是直通通写房地产效益，也不为高档次的威尼斯花园做软广告，而是别出心裁地写黄也秋的经营理念。凌非认为，新近开发的威尼斯花园为人们的现代生活方式提供了活的样板。这不仅仅是一处智能化人性化的小区，更要告诉人们，欧陆风情、贵族家园离有志者并不遥远。在一个全新的世纪，我们应该思索，改变固有的传统习惯。提高生活质量，关键不在于金钱，而在于思维方式。那些擅长把暂时不属于自己的钱拿来派用场的人，是最精明能干的。

凌非确实找到了非同一般的表述角度，总编看过稿子，也不得不承认他才华横溢，把很容易写成软广告的题材，处理得十分巧妙。不过，既然要别出心裁，那么文章的深度还得开挖。

总编顿了顿，说：

“黄也秋的公司听说效益不错，可是他难得来做广告，其实在媒体上花点儿小钱，对于他是值得的。凌非，你是否跟他商量商量。当然，不是他做了广告我们才发稿。这必须分清楚，完全是两回事。”

凌非立即明白了总编的意思。文章自然是有深浅的，但是决定深浅的却不是文章。他没有多讲一句话，只答应去试试，就离开总编室，径直走出了报社大楼。假如不说试试，总编很可能会怀疑自己得了黄也秋的什么好处。

前些日子总编曾经去新加坡，考察了联合早报。回来后他举了一个让人非常震动的例子，说某位版面编辑收受了朋友送来的两只水蜜桃，于是为他发了一则消息。总编听说后，狠狠地批评了版面编辑，随即将他调离了岗位——即使水蜜桃在新加坡是珍奇水果，也不能作为发稿的交换条件。凌非很清楚总编的意思，宁可不收礼、不吃请，也要让记者、编辑多为报社拉广告。广告可是报社的源头活水。

然而，黄也秋的门槛精得九十六，他宁肯花钱请客送礼，也不愿轻易付广告费。他知道，不管多么成功的广告，都逃脱不了自吹自擂的嫌疑，无论如何比不上记者帮他写的报道。他的房地产公司始终以崭新的理念取胜，不做广告正是理念之一。

刚刚踏进福满楼的时候，凌非还想试图说服黄也秋，希望他愿意花几个钱，不说有多少效应，起码能够改善与报社之间的关系吧。可现在喝酒喝到六七成，他一句话也不想说了。你看，黄也秋与宋海阳借着酒兴，已经脸红脖子粗地说起了大话。即使他答应了，不消过五分钟，就会忘记得一干二净。再说，他内心也不愿意到处拉广告，总想拉广告对记者决不是好记者。

“酒嘛……水嘛……喝嘛……醉嘛……睡嘛！”

宋海阳的舌头有些含混不清了，但是神志丝毫也没有乱。他拍拍小裴的肩膀，让小裴给各位敬酒，嘴巴里说出一连串的“嘛”，还真的很有道理，连同那漫不经心的神态，已足以将众人征服。

凌非至今不知道小裴的真实身份，究竟是台资企业的文员，还是商业局某个公司的经理，或者是什么都不用干的闲人？反正聚会时她从来也不谈及自己。但每次陪着宋海阳的总归是她，仿佛秘书似的形影不离，大家也都习惯了。假如圈子里聚会她不出现，反而让人感到缺少了一个重要角色。

这时候，黄也秋略一思索，也来了一连串：

“钱嘛……纸嘛……花嘛……用嘛……赚嘛！”

听听，多么地有节奏有气派！

宋海阳跷起了大拇指：“老兄真有水平！会玩！”

“比起你宋大局长来，我们……”黄也秋不由得嗨嗨笑了，“可只是小儿科呀！”

但黄也秋确实会玩。凡是市面上最流行的游戏，他几乎没有不会的，诸如保龄球、卡丁车、斯诺克、高尔夫球等等，在他看来完全是小儿科。他最近喜欢与人们谈论的，是游艇和轿车的驾驶技术。很遗憾，暂时还不能接触飞行器，哪怕是直升飞机和热气球，但他始终坚信自己有驾驶飞机的天赋。

显然是魅力使然，他的周围聚集了很多朋友，同性的，以及异性的。在这个充满了机会又是美女如云的城市里，谁都可能演绎出动人心弦的爱情故事，然而并不如旁人想象的那样，他仅仅换了两次房子，结了两次婚，以后便再也没有这方面的绯闻。或许他有时候会故意制造一些绯闻，因为绯闻恰恰是潇洒的体现。比方说，他与米芝的关系，外界都认为难免有些说不清道不明，事实上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

凌非曾经悄悄地向“鱼尾狮”刘雅娟打听过，刘雅娟断然否认。她说米芝看似随便，骨子里其实很傲气，根本瞧不起黄也秋的。她不仅与黄也秋周旋得游刃有余，甚至与郑辉——副市长郑大风的儿子交往甚密，那才是她的本事。丈夫大康也知道米芝的情况，从来都默认着，毫不干涉。因为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银湖集团的发展。当然，假如没有那份夫妻一起创下的事业，也许裂痕重重的婚姻已经不存在了。

这样的回答，让凌非一怔。但他相信刘雅娟不会说谎，她是个不善于说谎的女人，尽管她有时候说话很尖刻。

记得刘雅娟曾经说过，你别以为黄也秋的口袋里装满了钱，甚至自我标榜是“第一潇洒男人”，其实他骨子里很穷，起码有一段时间，穷得连朋友都没有。他为什么老是要请客？每天要搞得热热闹闹的，就是因为曾经失去了很多朋友，害怕再失去，变成孤家寡人——真的，没有谁会比她说得更尖刻。

黄也秋担任总经理的房产公司，一度楼盘积压，债主堵门，声名狼藉。施工单位拿不到应收款，戴着安全帽的工人堵住门，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不肯走。他尿急，憋得脸色发白，差一点儿尿在裤子里，工人还是不肯放开他。后来，他突然失踪了，差不多有半年时间，手机号码接二连三地变换，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他也不对任何人作任何解释。然而当他再一次出现在昔日的朋友们面前时，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依然像从前一样潇潇洒洒地生活着。只有少数人知道，他常常需要服用“脑白金”改善睡眠，甚至靠“安定”入睡……

凌非很感慨，这群人看似整天喝酒唱歌，快活得像神仙一样，其实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啊。

就在这时候，福满楼总经理宋炉走了进来。

显然，顶头上司宋海阳来到这里，他避而不见是很失礼的。福满楼是国有大集体性质，属商业局管辖，与那些民营的或台资的饭店不一样。

宋炉拿起酒瓶，依次给每个人斟满了酒，也给自己斟了满满一杯，然后高举起来，先是敬了宋局长，仰面一饮而尽。接着又斟了满满一杯，环顾四周，向所有人敬酒，又是一饮而尽。那轻松的样子，仿佛不是喝酒，而是在喝白开水。在座的人不由都赞叹：

“好酒量，好酒量！”

“诸位慢用，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

向重要客人敬酒，表示谢意，这似乎是饭店总经理的惯例。但宋炉没有多讲一句话，微笑着向大家拱手告别。凌非注视他一眼，觉得他这样做是很得体的。任何一个饭店的总经理都要把顾客视作衣食父母，但过分的谦卑，反而会被别人看不起。

这时，“鱼尾狮”刘雅娟的手机又响了。她低头看了看显示的号码，眉头皱紧了，懒得去接，可是那声音既急促又韧长，响过了一遍又是一遍，大有不把电池打完不罢休的架势。这几乎让席间的每一个人都猜出是怎样的人打来的。

宋海阳已经半醉，伸手拿过手机，嘴里像含着酸橄榄似地说：

“我……我来帮你接，我，我把那小子骂一通，让他过来给我们敬酒，喝它娘个人仰马翻，看他还敢不敢乱打电话！”

米芝连忙把手机抢了过来：

“你算了吧！喝了一点点酒就不行了，看我跟他说，还摆什么臭架子！”

“不，不，”刘雅娟却怎么也不答应，“人家有人家的选择，人家的幸福，我凭什么要去破坏？我一个离了婚的女人算什么？我能够拿他怎么样？……我要回家了，我要陪宁宁去了……”

她的嗓子似乎有些嘶哑，说着说着，猛地站起身来。

小裴连忙把她按住，不准她穿外衣。凌非发现“鱼尾狮”的眼眶里已经注满了泪水。他犹豫着，真想递给她两张餐巾纸，让她拭去脸颊边的泪水，可又